

张家口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效路径分析

曹媛媛¹, 蒲燕南², 赵一安¹, 白向清¹, 许明丽¹, 赵一多¹, 周伟红¹

(¹张家口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²张家口市农机技术推广站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 2020年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摘帽, 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 现阶段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将会是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对河北省张家口市村级集体经济情况的调研, 结合英国国际发展署 (DFID) 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 构建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因素的指标体系, 将人力、自然、物质、社会以及金融资本归纳为发展能力、经济能力和社会能力3个方面进行数理分析, 发现张家口市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在自我发展能力、经济能力、社会能力方面均受到制约。因此, 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路径问题上, 要因地制宜, 综合考虑人力、物质、自然、社会和金融等因素制定相应措施。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村级集体经济; 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Effective Path of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in Zhangjiakou

Cao Yuanyuan¹, Pu Yannan², Zhao Yian¹, Bai Xiangqing¹, Xu Mingli¹, Zhao Yiduo¹, Zhou Weihong¹

(¹Zhangjiakou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ic Management Station, Zhangjiakou 075000, Hebei; ²Zhangjiakou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echnology Promotion Station, Zhangjiakou 075000, Hebei)

Abstract: In 2020, China achieved a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liminate absolute poverty under the current standards. At this stag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will b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goal.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in Zhangjiakou of Hebei province, combined with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theo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an indicator system tha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was constructed. Human, material, natural, soci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were summa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of development capacity, economic capacity, and social capacity.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in Zhangjiakou is restricted in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 economic capacity, and social capacity. Therefore, on the issue of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path,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human, material, natural, social and financial factors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theory

收稿日期: 2021-11-24

基金项目: 中共张家口市委组织部 张家口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建专项课题” (2021DJ093)

联系方式: 曹媛媛, E-mail: 1058678986@qq.com

0 引言

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夯实农村基层党建、建设美丽乡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1]。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关注“三农”,并出台多项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农村地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关键是要提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2]。本研究基于对河北省张家口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走访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发展基础薄弱、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可持续性差、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和层次研究制定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

1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在收集已有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对张家口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调查统计和分析:第一,对纳入农经统计的3 156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统计;第二,采取问卷形式对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问卷调查,样本范围覆盖16个县区,共发放问卷667份,收回有效问卷649份,其中其他市县区的问卷100份。

1.1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发展不平衡

根据全国农村政策与改革年报中对纳入统计的3 156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情况的梳理和统计,2020年无经营收益的村1 900个,占60%;有经营收益的村1 256个,占40%。其中,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村433个,占有经营性收益村的34.5%;经营收益在5万~10万元的村515个,占41%;经营收益在10万~50万元的村271个,占21.6%;经营收益在50万~100万元的村22个,占1.8%;经营收益在100万元以上的村15个,占1.2%。可以看出,当前张家口市村级集体经济“空白村”仍较大比例存在;有经营收益且收益在10万元以下的村达到75.5%,为经济“薄弱村”;收益在10万~50万元的村占21.6%,为“稳定村”;村经营收益在50万元以上的村仅有3%。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发展不平衡。

近几年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村集体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脱贫攻坚取得了宝贵成果,使张家口市实现了全面脱贫摘帽,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

绝对贫困。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新形势下,消除经济“空白村”、提振经济“薄弱村”,挖掘“稳定村”发展潜力,扩大“富裕村”经济影响力,是今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的客观要求。

1.2 村级集体经济收支结构单一,创收渠道少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对相关统计资料的整理分析,得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结构。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来源于6个方面:一是出租房屋、学校、门面等固定资产的经营性收入;二是土地、山林、水面等自然资源发包及上缴收入;三是投资入股企业、合作社等的分红收入;四是兴办企业、光伏发电、温室大棚等的产业项目收入;五是财政补助收入;六是其他收入。

村级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村级总收入20 530万元,其中,房屋租赁收入2 651万元,土地发包收入4 876万元,村办企业及光伏收入5 317万元,投资分红收入1 357万元,政府补助收入3 573万元,分别占总收入的12.9%、23.7%、25.8%、6.6%、17.4%。村级收入中光伏收入占比较大,“十四五”期间张家口市申报的村级光伏扶贫项目达到1 077个(46.9万kW),扶贫规模位列全国各地市第一;其次是土地发包收入及政府补助收入,是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第二大主要来源,房屋租赁等经营收入、投资分红收益份额较小,反映出当前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结构较为单一,大部分依靠政府投资帮扶和政府转移支付,经济增长动力不显著,走访发现大部分经济“薄弱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发包取得,一旦政策变化或者征占土地,将直接冲击村级集体收入,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较差;有经营性收入且收入较好的“富裕村”主要集中在一些区位优势好、自然资源丰富以及有支柱性产业的地区。而广大农村腹地较为普遍的是无集体收入、无集体财产、无集体发展资源、无产业等,村集体发展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集体创收的资源和资产较少。

从支出结构看,村级总支出21 828万元,其中经营性支出1 869万元,管理支出4 747万元,其他支出13 499万元,分别占总支出的8.6%、21.7%、61.8%,支出结构中村级经营性支出占比很小,村庄环境整治、防火、防疫等其他支出占比较大。根据2020年农经年报数据分析,张家口市的村级集体经济支出结构的比例同样也是6.1%、27.48%、66.45%,近3年支出结构未发生较大变化,经营支出的比重保持在8%左右,显示出村集体经营活动少。

2 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因素

本研究就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村“两委”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结合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影响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描述了在特定的脆弱性背景下,将农户维持生计可运用的资本分为五类(人力、物质、自然、金融、社会),探讨如何通过结构和过程的转变,采取适当的生计策略,最终实现合理的生计输出;生计框架的核心内容是生计资本,生计即人们为了谋生所需要的能力、资产(包括物质和社会资源)以及所从事的活动,只有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且能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性的^[3-8]。从对微观个体研究映射到对宏观整体的生计问题研究,在五大生计资本的基础上,可以将5种资本分别归纳为发展能力、经济能力、社交能力对村级集体经济可

持续生计能力进行诠释(表1)^[9],从而为今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制定策略提供方向。

2.1 人力资本因素——发展能力

2.1.1 村级劳动力流失,老龄化问题凸显

根据对农经年度统计数据 and 问卷数据的整理分析,人口老龄化、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导致留在村里的适龄劳动力逐年减少,2019年张家口市农村劳动力为1 764 483人,2020年为1 612 956人,同比减少8%。从内部结构看,2020年张家口市农村总人口为3 510 337人,农村劳动力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46%,2018年、2019年劳动力分别占总人口的56%、54%,这一比例逐年递减。此外,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49个村集体中,总人口为482 428人,劳动力人数为254 581人。其中,外出务工人数为121 030人,常年外出务工人数为89 974人,外出务工人数占劳动力人数的47%,占总人口的25%,这说明接近一半的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而且外出务工人员中的74%是常年外出务工。从年龄看,留在村内的劳动力

表1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影响因素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可持续生计能力	生计资本	影响因素	数值	占比(%)
发展能力	人力资本	劳动力人数及占比	25万人	53.00
		外出务工人数及占比	12万人	47.00
		村内劳动力平均年龄	52岁	
		外出人员返乡创业意愿	2 190人	2.00
		村“两委”干部年龄集中分布	50岁以上	52.00
		村“两委”干部学历集中分布	高中及以下	70.00
经济能力	自然资本	耕地中旱地与水浇地面积比率	2:1	
		人均耕地面积	0.4 hm ²	
		闲置宅基地面积及闲置率	24.87 万 hm ²	7.00
		出租宅基地的面积及出租率	1.8 万 hm ²	0.50
		建设用地面积	0.93 万 hm ²	
		未利用地面积	0.8 万 hm ²	
	物质资本	村集体投资修建道路	165个	30.00
		村内接通工业用电(380V)	406个	75.00
		村内配套污水处理设施或连接市政污水管网	91个	17.00
		村内通信设施设备配套且正常运转	515个	95.00
		村级有光伏项目或其他产业	359个	66.00
		村集体保有生产农机具等物质资料	52个	9.60
	金融资本	信贷、保险支持	40个	7.40
社会能力	社会资本	村级配套村民养老保险额外补充	61个	11.00

平均年龄为 52 岁, 留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

2.1.2 村“两委”成员的能力、素质和思想认识存在不足

村级问卷中, 2 403 人的村“两委”班子成员, 在年龄结构上, 60 岁以上的村干部为 287 人, 占 12%; 50~60 岁的为 993 人, 占 41%; 30~50 岁的为 1 048 人, 占 43%; 而 30 岁以下的村干部人数占 3%, 50 岁以上村干部人数占到了一半以上, 这说明村干部整体平均年龄偏高。在文化水平上, 44% 的村干部是高中 (中专) 学历, 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26%,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村干部仅占 4%。对村“两委”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 有 62% 的村干部认同村级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团结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有 69% 的村干部认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主要靠上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 (表 2), 由于受年龄、文化知识、经营能力局限, 加之近几年基层工作压力大, 村集体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茫然跟进状态, 村干部主动求变、求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表 2 村“两委”干部认为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

Table 2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by the cadres of the village "two committees"

主要因素	数值(个)	权重 (%)
村“两委”班子有能力、素质、团结	334	61.7
村里有致富能人、带头人	212	39.2
村集体有土地、闲置资产等	98	18.0
村级自然资源丰富、可开发	138	25.5
上级党委政府大力扶持	373	69.0
交通、用水、用电等基础设施配套	211	39.0
有合适的发展项目	249	46.0
村风好、群众信任村干部	270	50.0

2.1.3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后备力量不足

根据问卷调查, 近 3 年的返乡创业劳动力没有明显增长, 返乡人数为 2 190 人, 返乡人数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 1.8%。返乡原因主要是回乡照顾老人和留守儿童, 或年龄增长不再适合外出务工, 这些因素的权重为 48%; 家乡的投资环境、政府服务对外出人员返乡的吸引力在回乡原因中仅占 12.5%。因此, 只有持续鼓励和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使其成长为致富能手和带头人, 才能带动村集体及周边地区经济发

展。外出返乡人员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10]。

2.2 自然、物质及金融资本因素——经济能力

2.2.1 自然资源不足, 资本增值能力不强

张家口市农用地面积为 276.33 万 hm^2 。其中, 耕地面积为 87.47 万 hm^2 , 占 31.6%; 建设用地面积为 16.97 万 hm^2 ; 未利用地面积为 21.15 万 hm^2 , 由于资源禀赋不足, 农村地区户均耕地约为 0.4 hm^2 , 且大部分为旱地,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资源较少。根据问卷调查, 村级集体耕地中的旱地与水浇地的比例是 2:1, 而廊坊三河市村级集体耕地中旱地与水浇地的比例是 1:14, 廊坊广阳区、保定定兴县的比例能达到 1:20 以上。根据问卷数据, 549 个村级集体的农村宅基地面积为 5 007 万 m^2 , 其中闲置宅基地 373 万 m^2 , 闲置率为 7.4%, 而廊坊三河、广阳地区的闲置率在 3%~4%, 承德丰宁、围场的闲置率也在 3%左右。调查显示, 这些村级集体的宅基地出租率也非常低, 仅有 0.5%, 说明村级集体对农村宅基地资源没有实现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 同时村“两委”干部认为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中, 村集体有土地、有闲置资产占 18%, 总体上村集体对资产运用和增值的意识不强。

2.2.2 物质条件欠缺, 村级创收渠道较窄

农村生产物质条件方面, 村级经济发展生产所需的资金、硬件设施、能力尚不满足。根据问卷调查和走访, 张家口市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基本完善, 86% 的村中道路为水泥路, 11% 的村中道路是土路或砂石路, 基本实现村村通, 但村集体有能力自己投资修路的村仅占 30%, 大多数村级道路还主要依靠政府出资建设; 村民生活用水用电安全基本实现, 但在发展生产生活所需的污水处理方面, 仅有 16% 的村建成了污水处理设施或连接市政污水管网, 24% 的村没有接通 380 V 工业用电; 医疗卫生和养老方面, 有 11% 经济条件好的村集体为村民养老保险配套额外补充, 接近 90% 的村级集体还没有能力负担这一部分养老保险补充; 村集体的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植保机械等农业生产物质资料的保有率较低, 仅有 9.6% 的村集体有农机具。总体来看, 目前村级基础设施的完善都有政府的投入和维护, 受经济发展制约, 村集体的配套支持还存在缺位或滞后, 不利于村级集体经济长远发展。

引入项目发展产业方面, 村集体的创收渠道较窄, 调查中有 66% 的村集体拥有产业项目, 但是这些

项目中光伏项目占 70%，而且大部分村集体仅限于光伏这一项产业，村办合作社、民宿、仓储保鲜以及其他项目如大棚等仅占 30%，光伏产业大多是靠政府帮扶建设，用于帮扶脱贫，收入分配上 20%归集体，集体的那部分光伏收入多数是用于公益事业支出，村集体没有明显的收入优势。受基础、物质条件制约，发展农业第二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村较少。根据问卷调查，认为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中，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占 69%，村级有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占 46%，而大部分村集体缺少稳定的经营性收入，仅有的收入是靠出租房屋、土地等获得的租金收入，村集体的“造血”能力较差。而衡量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标志就是经营性收入^[1]。

2.2.3 可用发展资金少，项目融资不足

近几年，上级党委政府下拨到村级的资金大多是扶贫专项资金，只能用于贫困户帮扶等扶贫事业，严格专款专用，因此村级集体可用于发展集体经济的资金缺少稳定支持，大部分村集体的资金情况是流动资金较少，基本没有“存款”，而获得银行贷款的要求高，且贷款产品少，调查中能够通过审批获得银行贷款的村集体仅占 7.4%。目前面向村集体的贷款业务较为局限，发展项目融资难是主要的阻碍因素。

2.3 社会因素——社会能力

在社会环境方面，良好的村风村貌和坚实的群众基础是村“两委”班子带领村集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社会基础^[2]。近几年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农村矛盾激化时有发生，关键问题在于村民与村“两委”领导班子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对称、村民理财小组监督管理缺位以及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长此以往村民与干部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农民上访案件增多，而村干部为应付上访压力会花费大量精力和物力，从而导致村集体经济发展受阻，并形成恶性循环。在问卷调查和走访中，50%的村干部认同村民对村“两委”干部有足够的信任是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

3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措施

3.1 培强领导班子、培育致富能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3.1.1 强化组织保障，完善领导队伍建设

继续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股份制改革或者实行虚拟股份（份额）管理，同时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经分离，创新选人用人思路，选拔会管理、

会经营、有文化、懂党务、有理想信念的优秀人才充实到集体经济组织队伍中来，将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成为集经济和社会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组织。

3.1.2 强化能力保障，重视干部素质建设

要重视领导班子培训学习，定期开展参观交流学习，适当扩大参观范围，开阔干部视野，培强领导班子敢于担当的勇气、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发展经济的信心，通过加强理论和实践学习，提升领导班子的素质和能力。具体来讲，领导班子要有深入分析形势、打破思想局限、强调沟通效果和积极主动的品质。强化领导班子能力保障，可逐步提高换届参选人员的学历、能力要求。

3.1.3 强化政策保障，重视后备力量建设

积极创造好的政策环境和出台相应的措施，鼓励引导大学生返乡、农民工回乡、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与管理，支持他们以及其他致富能人创办领办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托管服务组织等，使其积极投身到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事业中来，共同建设美丽家乡。出台具体支持政策措施，提升村干部职业发展空间，留住更多的大学生和年轻干部，鼓励他们把农村工作作为事业发展的起点。

3.2 强化资本增值、拓宽创收渠道，挖掘可持续经济能力

3.2.1 盘活土地、山林、水面等资源性资产，保障其稳定的收入来源

利用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成果，摸清家底，建立起村级集体经济台账，充分盘活“四荒地”、宜林地等低效资源，通过出租、招标、入股及拍卖使用权等方式，进入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交易，实现村级集体资源利益最大化；规范清理各类承包合同，对合同签订不规范、承包租赁费用过低、合同期限过长的经济合同进行重新发包和签订，破解村级集体资产流失和集体资源管理失序难题；采取土地整理、互换并地等方式，围绕土地面积较大的地块将农户土地通过互换实现集中连片，为机械化作业、规模化生产打好基础，做好承接项目准备；村集体通过与村民合作、入股等方式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发展农业适度化规模经营，增加村集体收入，激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主动性、积极性，与村民建立起互利共赢机制^[3]。

3.2.2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项目，拓宽其经营性资产增收渠道

各级政府应支持村集体在符合相关规定条件下，融合各类涉农资金发展农业项目，强化村集体经济资

本增值,避免短期投资行为,保障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增长。依托山区的山水资源、近郊村的区位优势和农村的历史人文景观,充分盘活村集体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校舍、厂房等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民宿、农家乐、旅游风景区,发展集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新业态乡村旅游;利用当地特色农产品优势,开发多层次的农业生产,采取投资入股、与企业联合开发等形式创办合作社、村办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提升农业开发层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村级富余劳动力和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继续深入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策略,深挖本地特色,打造拳头产品,适应市场化发展需求,把农业发展成令人向往的一项长久事业;利用集体闲置荒山、荒坡等建设光伏发电基站,通过并网“卖电”,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3.2.3 建立健全村级集体资产资源规划和管理机制,保障其资产资源保值增值

建立完整的集体资产资源台账,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民主监督、科学管理的运行机制。完善村级集体经济监督管理制度,严格村级人、财、物以及项目管理,规范财务预算决算、收支、财务分析制度,强化财务问题的公开和透明,坚持“四议两公开”,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民主监督;完善村级规划制度,解决村级集体经济建设无统一规划问题,特别是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范围内,合理规划村级集体土地、水面、河滩等资源,安排一定数量的经营性用地,用于兴办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在国家法定条框下创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条件^[4]。

3.3 强化政策导向、引导多方参与,增强社会影响力

3.3.1 及时转变发展政策,进入实施乡村振兴快车道

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的乡村振兴,扩大、调整政策的覆盖范围,集中县级多年的扶贫收益,统筹合理分配资金,调整政策重点向非贫困地区、无产业、无集体资产的村集体倾斜,防止过度扶贫,警惕非贫困村入贫,防止出现全域内村级集体发展失衡。综合考量各村集体发展区域特点和难点,结合村域内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才要素等因素,因地制宜制定村集体差异化发展扶持措施,打造可借鉴和可参考的示范类型。

3.3.2 加强政策扶持,建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长效机制

探索在相关政策和制度规定指导下,可安排连续多年的项目资金,用于支持村级集体引入项目,保证

项目建设能够建得起、稳得住、可持续,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造血”功能。对于资源禀赋欠缺的村集体,积极探索跨区域联合开发,让历来没有集体收入的村也能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机会和条件。对乡(镇)、村级基层组织实施“减负”措施,减去一些形式主义任务,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谋求集体经济发展,带领村民发展致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离不开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持续支持,同时也需要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组织建立公信力和凝聚力,不断在摸索中谋求创新,建立起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3.3.3 多管齐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创新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纳入授信范围,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利率优惠服务,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抵押云贷”“两委贷”等金融产品,解决村集体发展中融资难的问题;鼓励保险机构针对村集体经济发展产业开发多种保险品种,防范化解生产经营风险;探索可操作的税收优惠政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涉农经济活动,以及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按规定享受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形成以政府、金融机构、保险、税务等多部门联合参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模式,努力营造“担保+融资+贴息”的资本全产业链参与发展氛围。

3.4 提高政治敏锐性,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改革应变能力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中央及地方的各项改革措施都在有序推进和不断探索中,乡镇一级作为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农村集体落实党和国家政策的关键纽带^[5]。不断提高乡镇领导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和前瞻性,增强乡镇党委政府承接改革的应对能力,对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尤为重要。因此,在未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要提升乡镇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发挥乡镇纽带作用,不断完善各项规划和配套保障制度,将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乡村集中,统筹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春宝,赵焕菊.中国农村村集体经济壮大路径探析[J].农业展望,2020(06):26-29.
- [2] 史志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淮北实践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2):

- 72-76.
- [3] 郝文渊,杨东升,张杰,等.农牧民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西藏林芝地区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28(10):37-41.
- [4] 马明,陈绍军,陶思吉,等.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影响研究:以云南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35(08):1-10.
- [5] 徐锡广,申鹏.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01):103-105.
- [6] 李树苗,徐洁,左冬梅,等.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17,39(04):1-10,124.
- [7] 伍艳.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江县的调查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03):88-112.
- [8] 苏芳,蒲欣冬,徐中民,等.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06):119-125.
- [9] 王振振,王利剑.精准扶贫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吗?:基于陕西省70个县(区)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9(04):71-87.
- [10] 侯俊华,顾新华.江西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Probit模型的估计[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02):116-119.
- [11] 唐薇.铁岭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调研报告[J].农业经济,2020(11):36-38.
- [12] 田增强,郭侠军.贫困地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路径探索与思考:基于山西兴县的调研[J].山西农经,2020(04):64-65.
- [13] 曹伟清,金慧强.太仓市构建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调查与思考[J].农业开发与装备,2021(09):90-91.
- [14] 袁方成,靳永广.深化农地改革推进乡村振兴: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J].理论与改革,2020(04):139-149.
- [15] 杜娇.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推进思路[J].农业经济,2021(01):41-43.

(责任编辑 潘月红)